株洲往事

从红安到醴陵 寻访烈士蔡申熙的英雄足迹

王世军

蔡申熙烈士相

渌江之畔，大屏山下，地处湖南醴陵东乡的花麦冲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。初春时节，油菜花黄、麦叶滴翠。我从蔡申熙军长的牺牲地鄂东老区红安，千里迢迢来到他的故乡湘东醴陵，寻访英雄的足迹。

历史的烽烟飘过，开满油菜花的田野上，走来一个撑着雨伞的瘦小少年。雨连绵不绝地下着，他沉静而孤单的身影穿过田野，渐渐隐入无边无际的雨幕，只留下一行脚印印刻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。少年蔡申熙当时可能并不知道，他自此走上了成为一名革命者的道路，他更不曾想到，许多年后他将会是这一方水土的骄傲。

1906年2月，蔡申熙出生在醴陵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。他从小天赋不凡，悟性甚高，两次跳级，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初小4年的学业。

1919年春天，13岁的蔡申熙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，先后当过学徒，学过“郎中”，均因不堪忍受压榨而愤然回家劳动。在此期间，军阀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，使得民不聊生。社会的黑暗和不公，让年幼的蔡申熙经历了贫穷与压迫，也在他的内心深处种下了反抗军阀、官僚、豪绅的种子。

1920年秋天，蔡申熙考入醴陵县立中学。在同窗好友、共产党员张际春的介绍下，他与同学陈觉、陈恭、左权、宋时轮等20多人，组织了“社会问题研究社”，主办了《前进》周刊，宣传新思想，在醴陵知识界颇有影响。1924年，蔡申熙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
我是在红安县黄才畈村出生长大的，听说蔡申熙这个名字，是我上小学以后。清明节，老师带着我们来到蔡申熙军长的牺牲地——仙人洞，祭奠英雄。随着老师动情的讲述，枪炮声、厮杀声仿佛从历史深处传来，回荡在寂静的山谷里。

1932年10月上旬的大别山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激战正酣。临战前接任红25军军长的蔡申熙受命率部队急赴红安县上新集镇黄才畈一带，抗击国民党军，掩护红四方面军转移。9日下午，蔡申熙率红25军在河口至冯寿二一带阻敌，激战一昼夜，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，坚守阵地。

10日下午，在阵地前，敌攻我守，敌退我进，激烈的拉锯战反反复复，枪炮声、喊杀声交织在一起，响彻云霄。正当红军打退敌人进攻、掩护大部队转移之时，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蔡申熙的腹部。他捂住伤口，咬紧牙关，坚持指挥战斗，最后昏倒在地。苏醒后，他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。敌人的进攻失败了，红军大部队转移了，蔡申熙却因失血过多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牺牲时，他还不满27岁。

九十多年过去，在那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英烈的故事一直在传颂。我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，又怀着英雄梦走进了军营，并在这个春日，终于得偿夙愿，来到蔡军长的故乡寻访英雄的足迹。

远处山峦静默，像一道道凝固厚实的屏风，将苍翠在天地间铺展。暖风习习，芳草萋萋，太阳在薄云间穿行，池塘里泛起阵阵涟漪。我们穿过一座小院，走进蔡申熙故居。这是一间红砖青瓦、两房一厅的农家居室。面对被时间渲染的寂寥，遥想当年血与火的壮烈，我不禁心生无限感慨。蔡军长生前所有的苦难与辉煌，都在这间老屋前，凝成一尊巍然昂首的雕像，矗立在和煦的阳光下。

沿着山坡宽窄不一的单行便道向前走，便来到蔡申熙烈士的墓地(衣冠冢)。高大的花岗石墓碑在风中肃穆无语，周边排列整齐的青松透着庄严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寻常安静，与苍郁空寂的山林和谐相融。我久久肃立在墓碑前，虔诚地拜谒英雄，便如同在和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。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、那些激昂壮烈的画面，在记忆深处闪现，让我心潮激荡。我耳边回响起蔡申熙牺牲前对妻子曾广澜说的话：“你要永远跟党走——坚持下去!”

夕阳西下，晚霞在天边留下一抹绚烂。我眺望生机盎然的山峦和欣欣向荣的乡村，感觉似乎是大别山炽热的情怀浸染了这斑斓的霓虹，似乎英雄的生命之火已然化作这生生不息的花海……从红安到醴陵，我追随着英雄的足迹而来，心中树起一面礼赞生命与信仰的旗帜。

布满时光沧桑的昭陵影剧院

文旅株洲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湘江河边旧时月

高求忠

“你站在一段历史上。”

春风如醉，湘江如玉，一位文友在老码头拍照，她踩着长条形的麻石阶梯走向江边，麻石一脸沧桑，皱纹纵横，遥想码头当年迎来送往的盛况，我脱口而出。

此言非虚，此刻，我们位于株洲市渌口区南洲湖镇的昭陵老街，老码头建于清代，沿江老街清末被称为“昭陵市”，民谣曰，“若知昭陵城，胜似长沙郡。要知街多长，三千六百铺，还除煮酒熬糖打豆腐。”历史一卷一卷地倒带，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热闹、明清时的繁华，历代诗人的挥毫泼墨……在我眼前一一放映，昭陵这本大书的序言，始于商周，在冲天观遗址，人们采集到了石器和陶片，据考证，是商周时期器具。

昭陵在湘江中游东岸，东汉名将马援携手昭陵在历史的舞台上隆重地亮相。资料记载，马援率兵南征，途经昭陵时，曾屯兵于此。五代十国时，马殷据守湖南，奏请唐王封马援为昭灵英烈王，并在此立祠，取名为“伏波祠”。南宋时讹传灵为陵，故名昭陵。

如果说汉代雄风为昭陵的上篇，唐宋余音则是精彩华章。过去昭陵滩怪石屹立，水势汹涌，据说，《解忧》一诗是杜甫过昭陵滩后所作。“臧米散同舟，路难思共济。向来云涛盘，众力亦不细。呀坑瞥眼过，飞橹本无蒂。得失瞬息间，致远宜恐泥。百虑视安危，分明曩贤计。兹理庶可广，拳拳期勿替。”渌口紧邻衡阳，诗人曾往返长沙与衡阳间，“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”，湘江水映照出诗人憔悴的面容，记录了他的喜乐与悲伤，在最后的诗篇里，他仍在忧国忧民：“书信中原阔，干戈北斗深。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

数百年后的一个黄昏，南宋诗人乐雷发来到湘江边，清风吹拂，夕阳西下，落霞把天空和江面都染红了，碧水青山，景色秀丽，想到靖康耻犹未雪，马援忠而被疑，他感慨万千，写下了《昭陵渡马伏波庙》：“功名要结后人知，马革何妨死裹尸。汉帝可能疑薏苡，湘民却解荐江蓠。纸钱撩乱巫分胙，粉壁阑斑客写诗。堕水跕鸢无处问，滩头斜照晒鸬鹚。”浓厚的家国情怀贯穿于诗中。

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湘江依旧蜿蜒北去，它在昭陵段拐了一个大弯，江面开阔，气势恢宏。杜甫驻足的渌口挽洲岛上，那棵古樟有了名字“系舟樟”，他的吟咏仍在湘水云天间回荡，古老的诗句激起人们心中的涟漪。

明代昭陵设有驿站，清吴三桂率部自衡阳北进，夜下昭陵滩时，火烧铺房照明，繁华毁于一旦，之后一段时间，它恢复了原来的热闹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残存古建筑都是清朝的，木楼只剩下框架了。我们读到的与昭陵有关的古诗，大多来自清朝。岁月流转，山依旧，水依旧，因为航电枢纽工程，水位上升了，含远山，映村庄，日月星辰栖息于此，水面更壮观。

走在老街上，可以看到不少颇具年代感的老房子，昭陵影剧院门头外墙依旧，墙上字迹已经褪色。冰厂、材料厂等地方亦是如此，一砖一瓦都透出沧桑的味道，老株洲的氛围感扑面而来，宛如昨日重现。过去这里有一个大型食糖仓库，还有渔场，渡口千帆竞发，粮食、瓷器、烟花都从湘江运往外地。如果说汉唐时期是昭陵这本书的上部，明清盛景是中部，上个世纪的繁华与韵致是精彩的下部。

昭陵有6处文物保护单位，从高处看，它好像一个位于水上的世外桃源。老粤汉铁路桥映着蓝天碧水青山绿树，随手一拍都是妥妥的文艺微电影。江风习习，波光粼粼，花香阵阵，木质的老屋、斑驳的砖墙、废弃的剧院、仓库、工厂，明媚的春光里，几个白发老太太屋檐下翻晒往事，黄花深处，一位老翁在挑水浇菜，老街写满了岁月的厚重，人事的变迁，堆满回忆的气息。

风景如画，历史悠久，我被昭陵老街深深吸引了。近来政府准备开发昭陵，我觉得，可分为几个板块，汉时雄风(昭陵阁或伏波阁)、文脉绵延(诗词长廊、文物介绍)、明清风韵(复古店铺、古装打卡)、旧时岁月(昔日繁华、人间烟火)，昭陵上个世纪的建筑最多，可修旧如旧，打造老株洲风味，像长沙文和友一样，配上特色土产餐饮，给游客沉浸式的怀旧体验。文史特色、民俗风情、自然风光、怀旧情怀叠加，昭陵这本书将谱写新的辉煌篇章。

老街上的伏波庙

株洲风物

我的炎帝陵印记

关中月

洙水汤汤，鹿原苍苍；巍巍古陵，赫赫农皇。

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，炎帝陵在海内外华人的心目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，向有“中华民族的人文胜地、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”之美誉。

我对炎帝陵可谓烂若披掌。先让我检索记忆，再允我娓娓道来。

(一)

炎帝陵修复前，我曾在坟山上“探古”。但见茅封草长，我心戚戚。

1986年初夏，我回到家乡酃县(今炎陵县，下同)，在位于三河镇(今霞阳镇)的国营天坪园艺示范场实习。时间为3个月，性质是毕业实习。听说附近的鹿原陂有一座“天子坟”，山上古树参天，风景旖旎，就想抽空去看看。一个周末，闲来无事，便约上在县农业局实习的同学，借单车去鹿原陂“寻幽探古”。他上午8时从县城出发，我9时30分从示范场动身。10时许，我俩双双抵达鹿原陂。

从公路左侧进入丛林中，两人睁大双眼在满地杂草和荆棘中找寻“天子坟”的蛛丝马迹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除了见着几块残砖断碑和一个疑似坟包的小土堆外，再无其他，不觉大失所望，只好返回公路，骑上单车“打道回府”。说实话，当时，对这个“天子坟”里葬着谁，我是一无所知，压根就没有与“炎帝神农氏”联系起来。

也难怪此次出行一无所获，“天子坟”所在山地当时是一片废墟。资料显示，1954年除夕，因香客祭祀焚香烛，引燃殿内彩旗，不慎失火，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被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陵殿及其附属建筑遭到破坏，除陵墓外，全部夷为平地。真是可惜、可叹。

(二)

修复炎帝陵时，我曾到工地“旁观”。但见如火如荼，我心皎皎。

1986年7月，我被分配到酃县农业局，从事经济作物培管技术的推广工作。听说炎帝陵已开始修复，就想去施工现场一睹为快。次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我搭乘客车去塘田乡(今鹿原镇)的一家果园作技术上的指导。经过鹿原陂时，发现道路左侧人来人往，施工正忙，于是要求客车司机“踩一脚”，我独自下车去旁观。但见绿树丛中辟有一块几亩见方的空地，陵殿围墙和附属用房都已建好，并被漆成红色。正中位置，竖起几根石柱，石柱上方架着十多根横梁。前方和两旁，有人在挖坑，有人在运土，有人在加工木方，有人在雕刻石碑。物料虽杂乱无章，众人却忙而不乱。惊喜之余，我将脖子上挂着的数码相机递给一个施工员，要他为我拍张照。“咔嚓”一声，一张施工纪念照从此成了我的珍藏。

修复炎帝陵意义重大、使命光荣。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，也是众多华夏儿女的愿望。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，规划、立项、筹资等工作紧锣密鼓、有条不紊。资料显示：1984年8月，株洲市成立修复炎帝陵筹备委员会；1986年6月，举行修复炎帝陵工程动工典礼；1988年11月，修复后的炎帝陵对外开放。整个建筑金碧辉煌，重檐翘角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。

(三)

公祭炎帝陵时，我曾多次赴现场“观礼”。但见幡旗猎猎，我心穆穆。

1997年7月，我调入株洲日报社，成为一名专职记者，主要负责全市农口战线各单位及各县(市、区)的新闻报道，县里承办的全市重大活动也多由我采写。其间，全省、全市举行的公祭炎帝陵典礼，在炎帝陵举办的湖南旅游节开幕式暨炎帝陵百龙祭始祖大典、中华茶祖节暨祭炎帝神农茶祖大典等，单位都指派我赶赴现场，负责消息撰写、祭文收集、花絮编辑以及图文统筹，要求文字准确、图片生动，不缺位、不错位，防差错、防纰漏。

1998年10月22日，株洲市各界公祭炎帝陵典礼举行。当时的盛况我记忆犹新。当天上午8时40分，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组成10个参祭团，在幡旗队、布龙队、花篮队、鼓乐队等的引导下，分两列缓缓经过神农桥，来到炎帝陵午门前。霎时，鼓乐齐鸣，午门徐徐开启。众人依次经过午门来到行礼亭前，虔诚地向始祖炎帝神农氏鞠躬、上香。这次公祭有参祭人400多人、陪祭人200多人、群众近万人。活动结束后，我马上搭便车赶回炎陵县政府招待所，快速写出新闻稿，然后以传真的方式，发给报社总编室。

次年10月16日，1999年湖南省各界公祭炎帝陵典礼隆重举行。这次是“省祭”，主祭人是省长储波，参祭人里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、省委副书记吴向东等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发来贺电。其规格之高，要求之严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容不得半点懈怠。我沉着冷静、稳扎稳打，圆满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。

按照“流程标准化，标准流程化”的要求，炎陵县打造了“成龙配套、务实管用”的“炎帝陵祭典”。随着炎帝陵在海内外知名度、影响力的不断提升，“炎帝陵祭典”已成为一个涵盖祭祖、音乐、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，2006年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12年列为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”。

(四)

走亲访友时，我曾多次去景区“溜达”。但见人影绰绰，我心央央。

今年5月3日，我们一家五口从神农谷下来后，在霞阳镇星光村的亲戚家吃中饭，随后前往四公里外的炎帝陵景区游玩。因为来过无数次，对绝大多数景点我都能如数家珍，所以神情自若、无比淡定。而四岁多的小外孙因“初来乍到”，一进入景区就欢呼雀跃起来，一个劲往前冲。在朝觐大道，他对两侧的鹰、鹿石雕非常好奇，摆出各种Pose，缠着大人帮他拍照。踏上观光游道，他无视茂林修竹，对江中活灵活现的龙垴石、龙爪石却兴致盎然，驻足观察良久。在神农园，他在缩龙成寸、清秀古雅的盆景间穿梭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不停地询问着每棵老桩的年龄，兴奋写在脸上……

炎帝陵，于我来说，真的是“说去就去”。好巧不巧，我岳父在其老家所建房屋，紧挨原炎(陵)鹿(原)公路，距炎帝陵不到三公里。节假日去看望岳父母时，时常被老两口鼓动着去炎帝陵景区“走走”。有时确实无所事事，就拖家带口“一溜烟”地去了。掐指一算，这种情况不下十回。最早的一次，是带着姨姐的女儿去的。当时，炎帝陵刚竣工，游客稀少，方便拍照。之后，是带着女儿去的。那时，神农大桥已修通，交通更加便捷。我们爬到炎帝陵的后山上，去看洗药池、咏邮亭和五子庙……

经多年建设，炎帝陵景区的配套设施日臻完善，2002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。国内外华人纷至沓来，寻根问祖、谒陵祈福、旅游观光、学习考察，参与感、体验感、愉悦感不断增强。2009年启动国家5A级景区创建工作后，景区累计投入3.6亿元用于改建、扩建，同时强化内部管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于2020年1月得偿所愿。如今的炎帝陵早已今非昔比，古朴与典雅兼具，简约与华丽并存，气势恢宏、庄重肃穆，成为“新潇湘人文八景”之一。